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

第十七回 貝州好漢聚義英雄結義 水濱惡婦喬妝欲報夫仇

話說金台到了孟家莊，殺死孟龍，力救紅妝回至何其家內，大家歡樂，內外擺酒，情投意合。何大娘敬酒說道：「嬌嬌，自從孟龍搶了你們去，急得吾夫婦沒主張。幸喜得金台叔叔到來，單身去剿孟家莊，今朝妯娌重會，大家好不快活。」三人都道：「多謝姆姆。」再談外面英雄飲酒之間，金台便叫：「何大哥，前日小弟有信一封，交楊豹送往貝州，探望母親，不知楊豹如何下落？」何其道：「賢弟，楊豹將書送去，可喜伯母身軀康健，惟是丟不下賢弟，時時刻刻掛念。」金台道：「這是金台不肖，未知何年何月方可母子相會呢！」何其道：「啊，賢弟，吾看你氣概剛強，心粗膽壯，江湖浪蕩，終無好處。與強盜相交不應該的，早早回頭另尋機會，自然母子相逢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哥哥，吾乃有罪之人，現在各處捉拿，立身不定，那裡還好去尋機會呢？就是張其、鄭千等雖為強徒，非比等閒之輩，與他們相交卻也不妨。況且張鸞曾經對吾說過，本朝氣數將休，又有真主出世，叫吾暗中招集英雄，結義同盟，拜為弟兄，協力幫扶這真命天子，方能富貴榮華。前日登萊州觀看鬥法回來，遇見聖姑姑，所說與張鸞相同，莫不是有些應驗正中？我犯了法，本朝焉肯饒赦？倒不如招集英雄，拜為弟兄，幫扶真命天子，倘能大事成功，為官作宰，是容易的。」何其道：「這也悉聽賢弟，為兄的不敢阻擋。」金台道：「啊，哥哥，但不知楊豹如今往那裡去了？」何其道：「賢弟，若問楊豹，吾倒要講起王則來了。」金台道：「王則便什麼樣？」何其道：「那楊豹自貝州回來，說起王則，卻有許多好處。照顧尊堂，並不怪你，為你倒有許多心事在胸。他愛交朋友，收了楊豹。如今是叫他充了捕役。」金台道：「原來王則不怪俺，倒是俺錯疑他了。」馬熊在側，笑嘻嘻道：「二官人，今日方知古語雲『畫虎畫龍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』你道王則心中見怪你，那知道偏偏他不怪你。」何其便叫：「賢弟，既然王則不來怪你，你何不帶了弟婦回轉貝州？一則伯母放心，二則弟婦有了安居。婆媳相依，豈不為美？」金台道：「啊，哥哥，你說那裡話來？我身犯王法，各路嚴拿，王則雖然不怪吾，別人那有這條心？假使密通消息，被官知道拿住呢？」何其聽說，無言可答。馬熊又叫二官人道：「吾想你本事高強，總有拿捉，只消一拳打脫，再行逃走便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噯！這卻使不得。抗拒官兵，吾罪更重了。不來捉吾，暫且偷閒；倘有人來拿，聽其自然。目下，母親未老，身子安健，況有餘糧三兩年，吾且在外得一天而過一天，結交四海英雄。」馬熊聽說，點頭微笑，說說談談，酒已吃完，暫且慢表。

再說尤龍女回到母家看視父親病體，不料逐漸沉重，服藥總無效驗，幾日間一命嗚呼了。尤龍女痛哭一番，安排成殮已畢。忽見周光來報道：「啊，娘娘，不好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啊，周光，什麼事情，大驚小怪？起來好說。」周光道：「啊，娘娘，自從你出門之後，大王帶了八十嘍口羅，在何其家內搶了三個多姣，一般絕色美容，逼勒成親，不肯依從，大王叫剝光了衣服，嚴刑拷打，打得他們雪白姣姣遍身鮮紅。」尤龍女道：「這是大王太凶狠了，疼痛難當，自然順從的了。」周光道：「一個也不從，卻被買辦的馬熊哄騙大王，好言勸化，自當順從。大王就將三個美人交與馬熊，勸轉了心，重重有賞。那曉得馬熊口是心非，前去合了一個貝州金台。」尤龍女道：「金台便什麼樣？」周光道：「啊呀，娘娘啊，金台來到孟家莊上，年紀雖輕，本事高強，與著大王打架，那知竟把大王傷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住，住，住了。傷了何處？」周光道：「啊呀，娘娘啊，被那金台拔出短刀，把大王齊腰砍斷而亡。」尤龍女道：「難道眾嘍口羅不來幫助的麼？」周光道：「娘娘啊，眾嘍口羅多來幫助，被金台盡行殺死，剩得不多幾個，赴水逃散的了。那三個美人多救去了。屍首遍地，甚覺傷心。小人逃得殘生，平日之恩，怎敢不報？為此特地前來報知，請娘娘快快登舟回莊，此仇理上應該要報，伏乞娘娘主裁。」尤龍女道：「有這等事麼！啊呀，官人啊，吾想你昔日英雄無敵，獨佔孟家莊，官兵難能剿捕，二十里江面上公糧，那曉得無端起這禍殃。官人啊官人，做妻的若在家裡，決不至於如此的。只是吾不在家，官人受害。金台啊，那三個女人與你何干？要你來做出頭椽子，殺吾官人！天大的冤仇，那怕你三頭六臂，老娘不在眼裡，終要報仇，把你們男男女女多要殺完。周光，吾想金台一定還在何其家裡，著你悄悄的出去，打聽得的確信息就來報吾。」周光應道：「是了。」再說尤龍女是個極狠的婆娘，便帶幾個男女下船回家。但見遍地屍骸，多是血跡。看見了丈夫的屍首更傷心了，便嚎啕大哭，把金台大罵。一眾丫環多嚇慌的了，說道：「吾們大王爺，啊呀做了半生半世的好人，再勿想到要這宗死法。金台只#娘賊如此強橫，必要早死的。」一個道：「妹子，可，可是嘖咀麼？」那個道：「怎麼？」一個道：「吾們大王殺人放火，無法無天，應該之至，殺得正好，如何倒拿金台這宗罵法？」那個道：「娼根胡說！吾們大王威鎮一莊，氣概軒昂，本事高強，除了東京嘉□皇帝，在江西要算小皇帝了。」閒文不表。且說尤龍女吩咐把屍首埋好，周圍細看一遍，只等周光到來，要與夫君報仇。

再講到張其、鄭千失散了金台，遇見了浦氏弟兄、花三、華雲龍等十幾個人，不分日夜回轉江西，到了何其家內，見了金台，大家見禮而坐。金台說出大鬧孟家莊一事，人人動氣，個個咆哮。金台取出白銀交付何其，端正酒席，款待眾人。飲酒之間，金台說出張鸞與聖姑姑之言，如今要廣招英雄，琵琶亭結拜，不知列位意下何如。眾人聽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此話不差，英雄總須做英雄的事。但不知真主在何方？」金台道：「啊，列位，如若果應其言，日後舉動，目下不可外白。」眾人應聲「是。」說說談談，甚覺有興。只有馬熊無甚話說，心中獨慮孟龍妻子，便說道：「孟龍的妻子來了便怎麼樣？他的本事與孟龍比起來，高得很呢。這須要防備，風波不測，自古說：『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』」張其聽說，呵呵笑道：「此話不必說得。憑你有十個尤龍女，本事高強，吾等總不怕的。他不來便罷，倘若來時，管叫他命難保全。」金台聽說，搖搖手道：「不可誇口。自古道：『強人自有強人手，硬樹自有硬蟲鑽。』算他怕吾人眾，不敢來尋事，還要防他暗中侵欺女人們。」何其聽說，點頭道：「金賢弟說得有理。如今必得覓個地方，安頓開了，然後出門就不妨事了。」張其說：「這也何難？吾有個表叔住在楊家橋，吾把劉小妹寄去他家便了。」鄭千說：「吾有個舅母，是個寡居，住在吉祥村。吾把貌多花寄頓他家便了。」只有金台親友全無，登時悶上心竄了。想把他送到家中，媳婦原該陪伴婆婆的。別個人多去不得，與馬熊商量，馬熊一口應承，無不盡力。姐妹三人已多曉得。自古云：出嫁從夫。他們雖不是同胞姐妹，只因作伴了一年，一朝分離，個個痛恨強梁。你也悲傷，我也哭泣。書中說不盡他們分袂心話。何大娘苦口解勸，姐妹們沒奈何，收拾收拾，三隻舟船已早端正好了。看看日已落西，大娘連忙端整夜膳。用完後，天色已晚，明月東升。金台便寫了一封家信，重托馬熊，送蘇小妹到貝州，婆媳相依。若有人問起金台，切不可說在這裡。馬熊道：「吾自在行人，不消叮囑了。」那三位多姣大家灑淚，嫩手尖尖提了包裹。劉小妹同了張其，貌多花隨著鄭千，跑下船，各自開去。金台叫聲：「娘子，卑人承蒙不棄，面結同心。只因此時立身不定，故而未成花燭。雖然與你尚未成親，吾恐怕尤龍女來欺你，送你到貝州去。你須孝敬婆婆，起居諸事，要你當心。不必掛念卑人。」蘇小妹淚紛紛道：「官人，奴家雖是煙花出身，卻不像尋常娼妓。承恩提拔，一世甘心的了。家中既有婆婆，自當膝下代夫侍奉，諸事應該吾留心的。婦道規禮，略知一二。官人不必叮嚀。」正在說話間，馬熊已來催促，便拜別何其夫婦，然後金台夫妻拜別，馬熊手提燈籠，金台扶了妻子，到水口登了舟，獨自回到何其家內。馬熊坐在船頭上，正直無私。艙內蘇小妹只管低頭想道：「不幸身為娼妓，幸喜金台來救奴出這苦門，只望安安穩穩成了夫婦，太太平平過此一生。那曉得顛顛倒倒，時時刻刻不安寧的。在孟家莊上幾乎打死，全仗馬恩人。而今怕著尤龍女，送吾回家侍奉母親。咳，天啊！但不知何年才成花燭？但不知何日同牀共枕，何時能雙雙對吃一杯酒，並肩坐下談心話。若得朝夕相見，就是黃韭淡飯，也是甘心的了。」講到蘇小妹，雖則落過青樓，乃是一個從良的妓女。既與金台做了夫婦，金台怎肯胡亂托與馬熊送去呢？萬一馬熊有甚歹心，豈非叫天不應，入地無門，如何處置呢？一則來金台乃是好漢，英雄膽壯心粗，況且姐妹三人落難之時，若無馬熊通信，焉有還在孟家莊？由是深信馬熊並無私曲，故而安心托送妻子回去。不知以後何如。

再表金台毫無兒女氣味，故而不將妻子掛心，與著眾人再吃酒，直吃到月影當頭，三更時候，吃得大家酩酊大醉，方始安睡，何其也到房裡來，只見妻子嫩手托著香腮，坐在那裡。大娘一見官人到來，便滿面堆花，立起來道：「官人進來了。」何其道：「卑人進來了。娘子還不安睡麼？」大娘道：「官人還未進來，做妻的如何先睡？」何其哈哈道：「娘子啊，吾與你老夫妻，為何

今朝如此大客氣？卑人是陪伴朋友吃酒，故而冷淡了賢妻，得罪了你。」大娘道：「好說。官人啊，金家叔叔是英雄，聽說要結義桃園，拜為弟兄，不知此話真假如何，若是真的，須要提防。據吾看起來，此話大都不成。但願他們不成，大家多好。倘然此事被朝廷知道了，國法森嚴，連官人多有罪了。官人啊，你可講些好話去勸他。」何其道：「啊，娘子，不妨的。」「啊官人，不是做妻的小見，家中有了這班人，日用所需，多要官人的。只怕你幾百金容易消磨。」何其道：「娘子，若說這，朋友們大家多有錢財，決不要卑人的。」大娘道：「這便還好。」夫婦二人談談說說，安身睡去。

再說張其同了妻子，行了十里路程，時交二鼓，便在楊家橋下停船。才得泊船，只見後頭有一隻小船搖來同泊。張其問道：「你們什麼船？」小船上人道：「我是搖載的。」張其道：「為何泊在這裡？」小船上人道：「呀，倒也說得好笑。吾是在水面上趁錢的小船，到處可停，況且此地三日兩夜歇的。」張其只得容得同泊，走進艙中，附耳輕輕說道：「娘子，你舟中略坐一坐，待吾上岸去見了表叔，說明其事，然後來接你上岸。」劉小妹搖手道：「官人啊，做妻的此刻甚覺蹊蹺，不知為什麼肉跳心驚，難過得狠，恐防又有難星了。你若去了，吾在船中無人照管。況且那只小舟來得古怪，倒不如我與官人一起跑罷。」張其道：「既是娘子這樣害怕，一同上岸便了。」便拽著劉小妹一同上岸。不過去得半箭路程，張其道：「這裡是了。」月光甚好，張其敲門喊道：「表叔開門，小姪張其在此。」裡邊走出一老年人，嗽了一聲，問道：「夜靜更深，那個扣門？」張其道：「啊，表叔，姪子張其在此，快些開門。」老人道：「來了。吾道是誰，原來是賢表姪張其到了。」夜來到此，必有緣故，不免待吾來問個明白。一手放下燈台，開了門，只見外邊立著二個人，一男一女，那老人看來歷不明，滿心猜疑，便問張其。要知尤龍女報仇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